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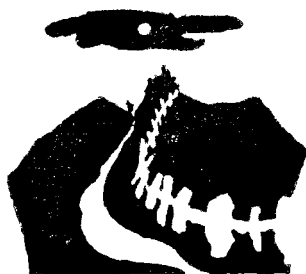
密探 THE SPY

【美】詹姆斯·费里莫·库珀尔著 高长荣 译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密探

〔美〕 詹姆斯·费里莫·库珀 著
张 荣 译



山 东 文 艺 出 版 社

JAMES FENIMORE COOPER
THE SPY

密 探

〔美〕詹姆斯·费里莫·库珀尔著
高 长 荣 译

•
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山东肥城印刷厂印刷

•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4印张 3插页 311千字
1984年11月新1版 1984年11月第1次印刷
印数 1—60,000

书号 10331·79 定价 2.45 元



詹姆斯·费里莫·库柏尔

第 一 章

他的面孔显得平平静静，
掩藏了心灵的烈火和隐秘的热情，
为了烈火不会暴露，
他的头脑异常冷静，——
埃特纳^①的火焰
在日光下显得昏昏沉沉。

托马斯·坎贝尔

一七八〇年底的一天傍晚，在韦斯切斯特郡^②的一个山谷里，兀然出现了一个骑士。寒气刺骨，东风狂吹，一场暴雨无疑就要来临；这儿经常都是如此，暴雨临头总要绵延几天。雨已经下了起来，和浓重的夜雾融成了一片。为了找到一个合适的避雨之处，骑士两眼烁烁地往黑暗里窥望了半天，可是枉费工夫。他只遇见一些低贱人家简陋的小屋。由于想到军队就在附近，他认为在这些房子里歇宿不大恰当，甚至相当危险。

自从英国人侵占了纽约岛之后，韦斯切斯特郡的土地就成了一片真空地带，在美国人民争取独立的战争结束以前，敌对的双方一直在这儿活动。这里的大部分居民，不知由于血统关

①意大利西西里岛东部的火山。

②韦斯切斯特郡是纽约州的诸郡之一，同曼哈顿岛上的纽约城接壤。

系，还是由于恐惧，都不顾自己的感情和偏爱，保持中立。南方的城市通常都服从英国政府，而北方城市的居民却依靠附近的大陆军队^①，大胆地捍卫自己的革命观点和自决权利。但是，许多的人始终戴着没有扔掉的假面具，而且不止一人带着“祖国的敌人”这个可耻的烙印进入了坟墓，尽管这些人暗中都是革命领袖手下功勋卓著的情报人员；另一方面，如果揭开某个“热情爱国者”的机密匣子，却可以掏出英国金币下面藏着的王国护照^②。

旅行者从一座座农舍前面经过的时候，每个农妇一听见骏马的蹄声，就畏怯地微微把门打开；一看见陌生的人，就可能回转身去，把自己的观察结果告诉丈夫；丈夫正站在屋子深处，准备逃到邻近的树林里去，——只要面临危险，他就是逃到那儿去的。这个山谷大约在全郡的中心地带，离开双方的军队都很近，因此经常发生这样的事：一方被抢走的东西，可以从另一方夺回。诚然，他夺回的并不就是他的东西；有时，除了弥补受到的损失，甚至还有剩余，归受害者自己享用。不过，在这个地区内，法律常常遭到破坏，一切都在投合强者的兴趣和嗜好。

形迹有点可疑的陌生骑士，他的马虽然没有配上军用的挽具，可是跟骑兵一样神气和倨傲；这种骑士一出现，总会引起附近农庄居民的许多猜测；在另一种情况下，还会使那些问心有愧的人感到极大的不安。

这位骑士度过了异常困难的一天，弄得精疲力竭，急于躲

①大陆军队，为北美独立而战的民族军。

②王国护照是英国国王乔治三世（1738—1820）颁发的；持有此种护照，就有权在北美殖民地经商和获得土地。

避越来越猛的暴风雨；现在，斜雨倾盆而下的时候，他就决定到随便哪一座农舍去要求栖身了。他毫不迟疑地穿过一道摇晃的院门，还没下马，就在一间房子的小门上砰砰地敲了敲。这间房子十分简陋。随着敲门的声音，出现了一个中年妇人，她的外貌和她的住所一样，是难以博得好感的。屋内熊熊炉火把门外的骑士照得亮堂堂的。妇人一瞧见他，就畏惧地往后一闪，把门掩上一半，当她探问来客需要什么的时候，她的脸上露出了好奇和恐怖的神色。

虽然房门半掩，这骑士无法看清房里的陈设，可他瞧见的东西已经使他凉了半截；他重新往黑暗里看了一眼，希望另找一个比较殷勤的住所；然而，他勉强掩藏着厌恶情绪，还是要求妇人让他歇宿。妇人听到他的口气，显然感到不满，于是打断了他，没让他把话说完。

“我可不愿让陌生人进我的房门：时势不太平嘛，”她用刺耳的声音不客气地说。“我是个孤零零的穷妇。家里只有一个年老的东家，可他有啥用处！离开这儿大约半英里，顺着这条路往前去，有一座庄园，那儿会接待你的，甚至不会要你掏钱。我相信，他们那儿比我这儿方便得多——因为哈尔维·彪奇不在家嘛。我本来希望他听听劝告，别再四处流荡；如今，他有不少钱了，应该醒悟过来了，应该象其他同样年纪，同样富裕的人那般好好地过日子了。可是哈尔维·彪奇顽固不化，终归会象一个流浪汉那样死在外头的！”

骑士不再听她唠叨。他根据妇人的建议，慢慢地让马转向院门，并且把宽大的斗篷拉紧一些，准备重新走到暴风雨里去，可是妇人的最后几句话使他停住了。

“你是说，哈尔维·彪奇住在这儿吗？”他不禁脱口而出，

但他制止了自己，再也没说什么。

“不能说他住在这儿，”妇人回答，马上喘了口气，又说：“他几乎不来这儿，即使到这儿晃一下，那也是偶尔的事；所以，他赏光来看望可怜的老父和我的时候，我好不容易才认出他来。当然喽，他啥时候回家，我倒是无所谓的……我是说，左边的第一道小门……哼，哈尔维啥时候到这儿来，这跟我不相干……”说着，她在骑士面前砰然把门关上。然而，再走半英里路，就可到达一个比较合适、比较可靠的住所，骑士是满心高兴的。

天色还够明亮，所以骑士清楚地看见，他走近的一座房舍周围，土地都耕得很好。这是一座又长又窄的石砌房子，还有两间不大的厢房。房前的一溜长廊有雕刻精雅的圆柱，院墙和院内建筑都很美观。——这一切使得这座庄园比附近的普通农庄优越得多。骑士把马拴在屋角后面，让它能够稍微避避风雨，然后把自己的旅行袋搭在手上，就去敲门。很快出现了一个年老的黑人；显然，这仆人并不认为必须把来客的事报告家主，所以他借助手里的烛光，首先好奇地看了看客人，就让客人进屋。黑人把旅客领进一间异常舒适的客厅，这儿燃着一个壁炉，在冬季阴沉沉的傍晚，寒风正在怒号的时候，熊熊的炉火是令人愉快的。陌生人把旅行袋交给殷勤的仆人，彬彬有礼地谢了谢给他提供住处并起身相迎的一位老先生，并且向三个正在做针线活的女人哈了哈腰，就开始脱掉外面的衣服。

他摘掉围脖，然后脱去蓝色斗篷，于是，在一家人专注的视线面前，出现了一个身材高大、体格魁梧、约莫五十来岁的男子。他的面貌显露了自尊和矜持的态度；他的鼻子是直梗梗的，近似希腊人的鼻型；一对宁静的灰色眼睛，显得深沉莫

测，甚至有点阴郁；嘴巴和下颏说明了他的脾气和坚强性格。他的行装既简单又朴素，他那上流社会的同胞都是这么穿著的；他头上没戴假发，他把头发梳成了军人的发式，而他那异常健壮匀称的身姿却也露出了军人的派头。这人的外貌是那么威严，显然表明他是一个有身份的人，以致当他脱掉多余的衣服时，几个女人都跟家主一起，再一次向他弯了弯腰，藉以回答他重复的问候。

家主比这位旅客大几岁；他的举止、衣着和周围的环境——一切都说明他见过世面，属于上层社会。女人当中，一个是四十开外的未婚妇人，两个是比她至少小一半的年轻姑娘。妇人面色憔悴，可那奇异的眼睛和美好的头发使得她还很诱人；她的魅力在于对人和蔼可亲，而许多比较年轻的女人是根本缺乏这种态度的。两个姑娘相貌上的相似，证明了她俩的近亲关系。两姊妹风华正茂，面颊红艳（这是韦斯切斯特美貌姑娘的不可分割的特点），而深蓝的眼睛却闪着光彩；这种光彩能使男人心醉神迷，而且说明了她俩心灵的纯洁和宁静。

三个女人都很温柔、雅致，这些素质是这个地区的女性所固有的，而她们的举止却清楚地说明，她们跟家主一样属于上流社会。

沃尔顿老先生（这是大家对这位庄园主的称呼）给客人端上一杯上好的马德拉酒^①，并且给自己斟了一杯，就又在壁炉跟前坐下。他沉默了片刻，仿佛正在思忖：向陌生人提出问题会不会有失礼貌；最后，他审视了客人一下，才问：

“请问尊姓大名，我能荣幸地为您的健康干杯吗？”

^①一种葡萄酒。

客人坐着没动；沃尔顿老先生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客人漫不经心地望着壁炉，然后探询地瞧了瞧家主，有点脸红地回答：

“我叫哈佩尔。”

“哈佩尔先生，”家主按照当时的礼节继续说，“我荣幸地为您的健康干杯，但愿雨水没有使您受到损伤。”

哈佩尔先生默不作声地躬身回答盛情的招待，接着又陷入了沉思；在这种恶劣的天气里，经过了长途跋涉，这样沉思默想的态度是容易理解的，值得原谅的。

两个姑娘重新坐着绣花，她们的阿姨——詹涅特·佩顿出去给这位不速之客张罗晚饭。一阵短暂的沉寂；哈佩尔先生大概正在享受眼前的温暖和宁静，可是家主重新打破了沉寂，问了问客人抽烟对他有无妨碍；得到否定的回答之后，沃尔顿老先生立即拿起他在客人来到时搁在一边的烟斗。

家主显然打算聊聊。然而，不知是因为害怕失言，还是因为不愿打破客人显然假装的沉默，他半天都不敢开口。最后，哈佩尔先生向两个姑娘那边瞥了一眼，这个动作才鼓起了沃尔顿老先生的勇气。

“现在要弄到我喜欢在晚上抽的烟草，可困难了，”沃尔顿老先生开始说，他小心地绕过了自己本想触及的话题。

“可我认为，纽约的商店能够向您供应最好的烟草，”哈佩尔先生平静地回答。

“唔，当然啰，”沃尔顿老先生没有信心地说，并且看了看客人；他一遇见客人坚定的目光，立即低下眼去。“大概，纽约到处都是烟草，可是在这场战争中，跟城里的任何联系，甚至最一般的联系，都是很危险的，所以不必为了鸡毛蒜皮的事去冒风险。”

沃尔顿老先生的烟盒是开着的，他刚从里面取出烟草来装上烟斗，烟盒几乎就在哈佩尔先生肘边。哈佩尔机械地从中抓了一小撮烟草，放在嘴里嚼了嚼，可是这个动作却叫沃尔顿老先生感到不安。客人根本没有品评烟草的质量，重新陷入了深思，家主也就放心了。此刻，谈话有了一点儿进展，沃尔顿老先生就不想退缩了，勉力地继续说：

“我衷心希望这场罪恶的战争赶快结束，那我们又能跟亲戚朋友相聚了，大家又能和睦相处了。”

“是的，但愿如此，”哈佩尔先生意味深长地说，接着又瞥了主人一眼。

“自从我们的新盟友来到以后，我没听说军队有什么大的调动，”沃尔顿老先生说着，敲掉烟斗里的烟灰，脊背转向客人，仿佛从小女儿手里接一小块煤炭。

“看来，这一点大家还不知道。”

“也许会采取什么重大的步骤？”沃尔顿老先生问道；他仍然俯向女儿，不知不觉地慢慢吸着烟斗，等待回答。

“难道有什么确切的消息吗？”

“噢，根本没有特殊的消息；不过，罗山波^①指挥的强大军队自然会有重大行动的。”

哈佩尔先生点头表示同感，可是一声没响；沃尔顿老先生吸了吸烟，又说：

“大概，南方的作战行动比较坚决。盖茨和康瓦里斯也许打算结束战争啦。”^②

^① 罗山波，在北美大陆帮助美国军队同英军作战的法人军官。

^② 沃尔顿暗示英国将军康瓦里斯的胜利，他在南加罗林州凯姆登附近的战斗中击溃了美国将军盖茨的军队。

哈佩尔先生皱了皱眉，脸上掠过一道深忧的阴影；他的两眼刹那间燃起了火星，这火星显示了一种潜在的强烈感情。那个小妹妹的目光刚一发觉陌生人的这种神色，它就消失了；陌生人的面孔重新平静下来，充满了自尊，无可争辩地证明他的理智战胜了感情。

姐姐却从椅子上欠起身子，幸灾乐祸地大声说：

“盖茨将军跟贝尔贡将军作战走了运^①，可他跟康瓦里斯伯爵打仗却倒了霉！”

“盖茨将军可不是英国人嘛，萨娜，”妹妹赶忙反驳，她对自己的放肆感到窘迫，连发根都红了，于是又在针线篮里东翻西寻，暗暗希望大家对她的话并不在意。

两个姑娘谈话的时候，客人一忽儿看看这个，一忽儿又望望那个；他那蠕动的嘴唇显露了他内心的激动。这时，他戏谑地向妹妹说：

“请问，你从这里得出一个什么结论？”

这个妹妹叫做弗兰希斯。关于在外人面前粗心大意触及的这个问题，客人问到她的见解时，她的脸就更红了；可是客人正在等待回答，她迟疑了一下，才讷讷地说：

“不过……不过……，先生，对于英国人的勇敢精神，我和姐姐的看法有时是有分歧的。”

在她那孩子似的天真面孔上，露出了调皮的微笑。

“引起你们分歧的究竟是什么呢？”哈佩尔先生问道，他几乎用父亲一般和蔼的笑容回答她那灵活的目光。

^①一七七七年，盖茨将军曾在萨拉戈塔附近迫使英国将军贝尔贡及其全部军队投降。美国军队的这一胜利在后来的整个战争进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。

“萨娜认为，英国人永远不会失败，可我不太相信他们不可战胜。”

就象一个可敬的老年人对待热情天真的年轻人那样，客人用亲切的态度倾听姑娘讲话，可他没有吱声，向壁炉转过身去，重新盯着阴燃的炭火。

沃尔顿老先生极力想识破客人政治观点的秘密，可是没有做到。哈佩尔先生虽然并不郁郁寡欢，但也不爱说话；恰恰相反，他的孤僻是叫人吃惊的；当家主站起身来把哈佩尔先生领到邻室去用餐时，他根本就不知道：了解这个陌生人的底细，在当时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。哈佩尔先生把手伸给萨娜·沃尔顿，两人一起步入餐厅；弗兰希斯跟在他俩后面，同时还问了问自己是否伤了客人的感情。

暴风雨更加猛烈起来，倾盆大雨打在房子的墙壁上，激起了不可思议的愉快感觉；在风风雨雨的天气里，在暖和、舒适的房间中，你是会有这种感觉的。突然，一阵砰砰的敲门声又把忠实的黑奴叫到前厅去了。过了片刻，他回来报告沃尔顿老先生说，又有一个碰上暴雨的旅客前来要求住宿。

新来的旅客刚一性急地敲门，沃尔顿老先生就显然不安地从座位上站立起来；他迅速把视线从哈佩尔先生身上移到门上，似乎料到第二个陌生人的来临跟第一个陌生人有什么关系。他刚刚低声吩咐仆人把旅客领进屋来，房门就豁然打开，旅客自动走进了房间，发现了哈佩尔先生之后，这旅客刹那间躊躇了一下，然后有点拘束地把仆人方才转达的要求重复了一遍。沃尔顿老先生和他全家的人都很不喜欢这个新来的客人，但是唯恐在这种狂烈的暴风雨下拒绝他过夜而引起麻烦，老先生只好提心吊胆地同意这个陌生人留宿。

佩顿小姐吩咐仆人另来一份菜饭；接着，在恶劣天气下吃了苦头的旅客，就给请上了大家刚刚吃完晚饭的桌子。旅客脱掉外面的衣服，毅然决然地坐在指定给他的椅子上，就以好得出奇的胃口开始解除自己的饥饿。然而，每吃一口，他都把不安的视线投向哈佩尔先生；哈佩尔那么凝神地审视他，他不由得感到很不自在。最后，新来的客人斟了一杯酒，意味深长地朝着正在观察他的哈佩尔先生点了点头，挖苦地说：

“为咱们的认识干杯吧，先生。大概，咱们是初次相遇吧，尽管您对我的注意使我想到了咱们可能是老朋友了。”

葡萄酒大概很合他的胃口，所以，他把空酒杯放在桌上，向整个房间咂了咂嘴，就又举起酒瓶，拿它对着阳光瞧了一会，默默地欣赏透明饮料的光彩。

“咱们未必见过，”随着另一客人的动作，哈佩尔先生微笑地说；他显然满意自己的观察，向坐在他身边的萨娜·沃尔顿转过身去，问道：“享受了城市生活的乐趣之后，现在您在这个宅子里大概感到厌倦吧？”

“唉，厌倦极啦！”萨娜马上回答。“我跟爸爸一样，希望这场可怕的战争快点儿结束，我们又可以跟自己的一些朋友相聚了。”

“可您呢，弗兰希斯小姐，也象您的姐姐一样热望和平吗？”

“根据许多的原因，当然是这样，”姑娘回答，并且朝哈佩尔先生羞怯地偷看了一眼。她看见他还是那么和颜悦色，她那生动的脸蛋也显出了聪慧的微笑，继续说：

“然而，唯独不能损害同胞们的权利。”

“权利！”她的姐姐气忿忿地说。“谁的权利比国王的权利更加正当！除了服从合法的统治者，难道还有更迫切的义务吗？”

“谁也没有，当然，谁也没有，”弗兰希斯由衷地笑着说；她亲切地伸出双手握着姐姐的一只手，向哈佩尔先生微微一笑，补充说：“我已对您说过，我和姐姐在政治观点上是有分歧的，然而爸爸却是我们不偏不倚的中间人；他既爱自己的同胞，又爱英国人，因此既不站在我这方面，也不站在姐姐方面。”

“是那样，”沃尔顿老先生有点发怵地说；他先看看第一个客人，然后又望望第二个客人。“双方的军队里都有我的亲密朋友，不管谁打赢了战争，任何一方的胜利都只会给我带来痛苦，所以我害怕胜利。”

“我认为，担心美国佬^①会胜利是毫无根据的，”新来的客人插进来说；他显得泰然自若，又拿起他看中的一瓶酒给自己斟了一杯。

“国王陛下的军队可能比大陆的军队训练得好，”家主胆怯地说，“可是美国人取得了辉煌的胜利。”

哈佩尔先生不再理会前后两种意见，要求把他送到指定给他的房间里去。奴仆奉命带路，哈佩尔先生彬彬有礼地向大家道了晚安，就离开了。房门刚在他背后砰然关上，坐在桌旁的不速之客就放下了刀叉，他慢慢地站起身来，小心翼翼地走到门边，把门打开，谛听了一下离开的脚步声，而且没去理会沃尔顿全家的恐惧和惊愕，重新把门关上。盖住黑色鬃发的红色假发，遮住半个面孔的宽大绷带，五十岁老头儿似的伛偻样儿——一下子都消失了。

“爸爸！亲爱的爸爸！”一个漂亮的年轻人喊叫起来，“可爱的妹妹和阿姨！我又跟你们在一起啦！”

^①美国佬，英国人对美国人的蔑称。

“上帝保佑你，亨利，我的儿子！”吃惊的父亲高兴地说。

两个姑娘含着眼泪，倚着哥哥的肩膀。

沃尔顿老先生的儿子突然出现，唯一的见证人是那个忠实
的黑奴。他是在主人家里长大的，仿佛不屑于自己的奴仆地位
似的，他叫做凯撒^①。他抓住年轻主人沃尔顿伸出的一只手，
热烈地吻了吻它，就走了出去。过了一会儿，凯撒重新走进了
客厅，正巧这个时候，年轻的英国上尉问道：

“可这个哈佩尔先生是什么人啊？他不会出卖我吗？”

“不会，不会，亨利先生！”黑奴摇着斑白的脑袋，深信不
疑地说。“我看见……哈佩尔先生跪着祈祷。向上帝祷告的人，
是不会告发回家探望老父的好儿子的……干那种事的是‘剥皮
鬼’^②，而不是基督徒！”

对“剥皮鬼”有恶感的，不光是凯撒·汤姆逊先生一人（凯
撒·汤姆逊是他自称的，少数熟人却管他叫凯撒·沃尔顿）。
当时的美军指挥官，为了完成某些计划，也为了使敌人伤脑筋，
在纽约周围的形势下，不得不让那些显然有犯罪习惯的人效
劳。民政当局是管不了军队的，而军队占据统治地位的唯一后
果就是压迫和掠夺。但在那种时候，是无法严肃审理各种贪脏
枉法行为的。当时制定的一些办法，曾经使得一些人在“爱国
主义”和“热爱自由”的掩饰下，剥夺过同胞们的个人财产。

军事当局经常纵容非法分配土地财富，而且任何一个小小
的军官，都可随便抢劫、任意杀人，甚至认为这些行为是合法
的。

①凯撒，皇帝的尊称。

②抢劫犯的称呼，他们借口帮助美国军队而掠夺中立地带的和平居民——主要
是拥护英国的居民。

英国人也没放过机会；尤其在借口“忠于王国”的地方，更加为所欲为。不过，一些抢劫犯参加英国军队作战，比“剥皮鬼”更有组织。长期的经验向他们的头领证明，有组织的行动是大有好处的，只要这些人的犯罪勾当不超过他们的功劳，头领也就不失望了。他们的部队得到了一个可笑的绰号：“牛仔队”，这显然是因为他们的士兵“酷爱”有益的牲畜——母牛。

然而，凯撒是非常忠于英国国王的，他在思想上不会把得到乔治三世^①官衔的人同非正规部队的军人混在一起，尽管他不止一次看见过他们的暴行，而且由于他们贪得无厌，连他这个贫穷的奴仆也免不了遭殃。所以，凯撒没有对“牛仔队”表示理所当然的谴责，而说只有“剥皮鬼”才会出卖冒着生命危险回家探望父亲的好儿子。

^①乔治三世（1738—1820），英国国王。